

在 白云外

内陆飞鱼 著

毫无目的 去次远方

32种放纵人生的旅行

「敢不敢明早起来，做一个卸掉伪装的自己，
做从前不敢做的事，爱从前无胆爱的人。」

」



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毫无目的去一次远方 / 内陆飞鱼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399-6162-0

I. ①毫… II. ①内…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70576号

书 名 毫无目的去一次远方

作 者 内陆飞鱼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许书源

责 任 监 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162-0

定 价 32.8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毫无目的
去二次
远方

内陆飞鱼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1
17
23
28
35
42

51
58
64
70
76
85
89
95

chapter1 **没有方向，轻装上路**

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上，去永远达不到的远方。靠什么出行是否还重要？

荷尔蒙的芬芳

摩托党的意志

单车幼齿时

也许是徒步

死于汽车

无地图流浪

chapter2 **自由的极限**

这些都市男女、小镇青年、孩子、老人，选择逃离这世界上最大的疯人院——城市。他们爱这自由，哪怕代价是报废自己。

城市疯人院

心上的隐形路障

谁知道你的迷惘

一起报废自己

失宠的孩子

中老年童话疗法

小镇青年逍遥游

走吧，南方以南

103

110

116

123

130

141

149

156

chapter3 远方的内容

去一次远方，不为遇见谁，不为几多风景，只为看一看世界的本来面目。

无风有景

今夜睡在哪张床上

哪里天空不下雨

嗨，伙计借个火

迷路的路上

chapter4 最坏不过活着

活着已经很可怕了，比活着更可怕的是成熟，它用成功学这剂甜蜜的毒药让社会的大多数安静地腐烂。

找谁去殉情

那个人看起来像条狗

针尖上的花蜜

171
178
185
190

199
205
211
218
227
231

chapter5 地球仪上的独角蚂蚁

早晨醒来在地中海，孤夜眠于南十字星下，这是一个人的纸上环球。

醒来在地中海沿岸

南十字星下的海市蜃楼

灰狗巴士和美国梦

去往大海的路上

chapter6 死在路上也不错

人在荒野里待久了，就会变成荒野的一部分，固执成离离原上草；人在道路上走得太久，自己也就成了一条路。

自我的行为艺术

逃离就是回归

身体里遨游飞翔

波西米亚式流放

NO 年代选择 “NO”

夕阳下的背影

第一章

No direction

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上，去永远达不到的远方。靠什么出行是否还重要？

没有方向 轻装上路



缓慢滑行在山间公路、海边、田野，无拘无束地和亘古的天空海洋大地吐纳和直视，在这样的出行中达到了一种无声胜有声的自我交流和治愈。从今以后，你将不再畏惧这个庞大的世界。这是单车。

戴上头盔，油门加大，马达轰鸣，逆光而去，绕过一层层背阴生长的潮湿林带，在山光云影里，在水光亮晃的刺目中，冲锋在山脉棱线，风声在耳边呼啸，衣服被鼓荡成气球。你如坠天堂，甚至如果需要牺牲奉陪，也可以马上奔赴。这是摩托。

擦亮你的车子，加上满满的一箱油，买好帐篷、香烟、啤酒、零食、罐头，约上两三伙伴，启动马达，把收音机旋钮调到摇滚、布鲁斯或者乡村音乐频道，音量开到最大，不看指路牌驾驶，全凭直觉游走。踩上油门，丢开父母的絮絮叨叨，带上心爱的女孩上路。这是汽车。

哪里有床哪里睡，哪里有酒哪里醉，过松岗，涉浅涧，快也是千山万水，慢也是万水和千山。这是双脚。

但是，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上，去永远达不到的远方。靠什么出行是否还重要？

真正流浪的人，不需要地图，更不需要登山鞋、睡袋、酒精炉、灭蚊药、换洗衣服、信用卡、电话、电话号码、地图、创可贴……遇水而饮，遇果即食，遇穴而栖，没想过往回走，才是流浪。又有谁会在乎如何行走。

荷尔蒙的芬芳

似乎就在不久前，名噪世界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有一句名言：如果你问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人要什么，他们绝不会说是汽车，而会说我要一匹跑得更快的马。此后，福特又有流传更久的一句话：“嘿，到处流浪，这才是教育青年的最好方法，他们只要流浪几个月，得到的经验就比在学校里读几年书还要多。”

这句话并不仅是在为福特汽车做广告，而是鼓励年轻人出走。轰隆隆的马达为年轻人的前进方向进行了牵引，把他们带向更远的地方。汽车为年轻人提供了最强劲，最野性，最酷的青春岁月，而亨利·福特这个为“为世界装上轮子”的工业大亨，看到年轻人们驾着自己设计的工具一拨拨地乘车去流浪，干脆和现实世界说拜拜，远走高飞，也许正是他不断创新福特汽车的动力，也是他毕生的梦想。无疑这是美国梦的一部分。

飞驰的车轮让年轻人去得更远，看得更多，跑得更快。以最实用便捷的途径，离开令人困扰的城市，在他们的出行选项中唯汽车独尊。牛仔渐渐老去的时候，在二十世纪中叶，汽车就成为了嬉皮士脚下的骏马。年轻就该是这个样子，经常擦亮你的车子，加上满满的一箱油，买好帐篷、香烟、啤酒、零食、罐头，约上二三伙伴，启动马达，把

收音机旋钮调到摇滚、布鲁斯或者乡村音乐频道，音量开到最大，不看指路牌驾驶，全凭直觉游走，哪里累了，哪里歇息。丢开父母的絮絮叨叨，带上心爱的女孩上路，这是多么带劲的事儿！

马匹、马车远去，马力强劲的汽车、摩托车把百万嬉皮士运送到了远方，这种疾驰、暴烈、阳刚的现代交通工具，喝下汽油就能让人飞起来，这些号称“有良知的反对者”的年轻人，恰好厌倦了现代工业对人的侵蚀。抵制古板的传统，反对强权和战争，在激动人心的摇滚乐中，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进行各种解放和反抗活动。他们活在当下，却厌倦当下。

还是在安东尼奥尼的公路电影《扎布里斯基角》（Zabriskie Point, 1970），逃亡路上的马克不幸被警察射杀，悲伤的达莉娅抵达了凤凰城，在经过资本家的别墅时，听到了出乎意外的阴谋论，想起一路上陪伴同行的爱人。他们无疑是马克之死的刽子手之一，他们的虚伪作态刺激了她的神经。达莉娅一气之下炸掉了这个顽固堡垒，一声巨响，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一个现代电影史上最经典的场面出现了：

随着慢镜头的翻转腾挪，冰箱，传真机，纸张，电视机，水果，食物，各种奢侈品即刻爆裂成碎片飞上了天际，像蘑菇云一样渐渐膨胀，炸开，四散飞扬。这些方便了现代生活，却束缚人们心灵的“恶之花”，盛开出后现代的古怪样子。在电子乐中，五颜六色搅和出的支离破碎，触目惊心得美丽又惊悚。长达 10 分钟的爆炸画面，像一场事先张扬的波普艺术演出。

电影从一个侧面流露出对流浪青年的态度，出走，不断上路，才是自我清洗的唯一正途，纯粹活着不是口号，不仅仅是简单的宣言和姿态，而是必须和自己的所有行为、行动联系在一起，融入到骨血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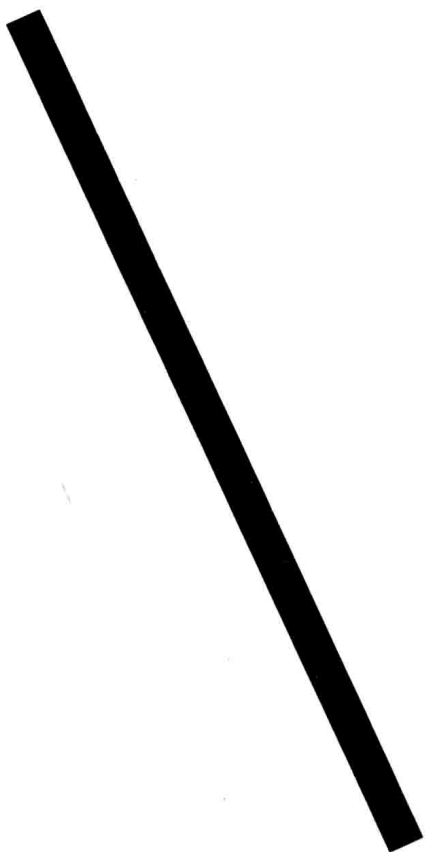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时时感觉骚动不安，只有上路才能排除这种焦灼，义无反顾地和身后的人群、城池决裂，全然驶向没有目的的远方，全身心地坠入虚无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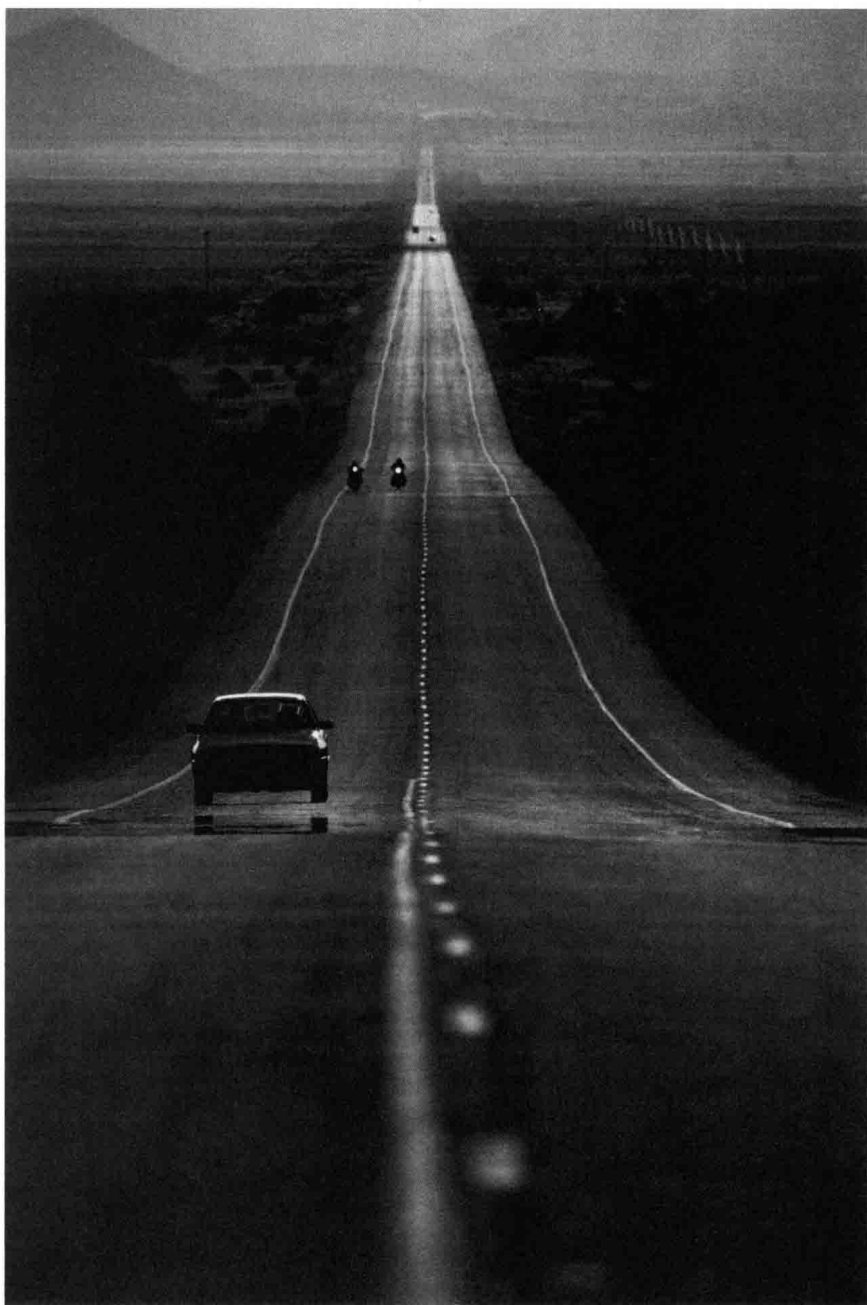
上路之前，如果说奇装异服、痴迷酒精、摇滚乐，敢于尝试新型毒品，大规模群居，沉湎于性爱，热衷于新鲜事物、东方神秘的宗教信仰，只是嬉皮士生活的表象，那么参与各种维权、抗议、反战的政治运动，就是他们具体的生活内容，也许天真激情，却饱含热爱，让保守的老大帝国震怒。

出发，无限循环的出发，是他们一直以来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行动派作风。纳博科夫说“汽车是美国唯一没有噪音和穿堂风的地方”，这个来自前苏联的伟大作家，从汽车上认识了最准确细微的美国大陆，仿佛是洛丽塔的光泽在这些呼啸的机器上闪烁着另一种发自身体的晕眩。

大肆挥霍激情汗水、泪水、口水，很多人都是新鲜事物、时髦事件的热衷者。那些强烈的政治口号，手中挥舞的旗帜和短暂的青春一样来得快也去得快，1969年纽约格林威治村石墙事件，以及1969年的同性恋民权运动，很快都成为波普符号。政治和娱乐齐头并进，与青春期荷尔蒙互相辉映。不过，它的根源性在于，启迪了一拨接一拨的人启程，继续去触碰无形的南墙的硬度。

1960年代末，安吉丽娜·朱莉的父亲乔恩·沃伊特和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 1969）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在颠簸的长途客车里，年轻人乔抱着收音机不放，激动地收听每一个路过的城市里的广播，音质糟糕，收听不清晰，那些神奇的声音还是让他着迷。这些声音预告着未来，他所期待的纽约和崭新生活，这些声音的背后的城市，等着他去经过。





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时时感觉骚动不安，只有上路才能排除这种焦灼，义无反顾地和身后的人群、城池决裂，全然驶向没有目的的远方，全身心地坠入虚无深处。